

从“肺-宗气-魄”三位一体功能系统论述“百合病”[※]

史光伟¹ 王凯莉¹ 郭宏明² 梁永林^{3▲}

摘要 《金匱要略》中的“百合病”是较难理解的仲景方证之一。历代对其方证的认识都各抒己见,未达共识;对其遣药规律同样说法不一,存疑颇多。文中从“肺主魄”理论出发,从“肺-宗气-魄”三位一体功能系统对“百合病”展开研究,认为“百合病”病机核心在于肺阴受伤不能敛、养,肺气虚损不能降、藏,最终导致“阴魄不降”而为病。故治疗时可取性平、偏凉润而又可益气之药以益宗气、养肺阴、清虚热而定“阴魄”。以此明确其核心病机及组方规律,以期进一步更好地指导临床应用。

关键词 《金匱要略》;百合病;肺主魄;宗气;形气神

“百合病”载于《金匱要略·百合狐惑阴阳毒病证治第三》^[1],原条文谓:“百合病者,百脉一宗,悉致其病也。意欲食复不能时,常默默,欲卧不能卧,欲行不能行,饮食或有美食,或有不用闻食臭时,如寒无寒,如热无热,口苦,小便赤,诸药不能治,得药则剧吐利,如有神灵者,身形如和,其脉微数。”其后则以“随证治之”而出七方,算是较难理解的仲景方证之一。

今之学者对其“或然证”的认识,或归于情志病一类^[2-3],或归于神经官能综合征一类^[4-5],或归于妇人脏躁一类^[6-7],甚或归于“脑病”^[8]……而对于其病机的认识,前人未予明确,今人多为“一家之言”。胡希恕先生^[9]认为是“虚热性的精神失常”;连建伟^[10]认为其属于“热病之后,余热未清”(外)或“因为情志关系”(内);冯馭臣^[11]则将其核心病机归结为“余热犯胃,胃气不和”;苗冲等^[12]认为其系因“伤寒大病之后,余热未解,或平素情志不遂,而遇外界精神刺激所致”且与“魄不宁”有关;唐容川《血证论·恍惚》^[13]则指出“余邪为患”“阴脉受伤”致“肺魄不宁”即发生“百合病”等。而笔者比较倾向于李今庸^[14]“肺虚燥热、魄气变幻”的观点,拟从“肺主魄”理论出发,尝试从“肺-宗气-魄”三位一体功能系统对“百合病”展开研究。

1 “肺-宗气-魄”三位一体功能系统

探析

1.1 “魄”之名义

1.1.1 “魄”主本能 取字象之义:“魄”集“白”“鬼”于一体,白者明白,鬼者归也(“阴气逆物而归为鬼”),即归于明白,是先天本能,而不需后天学习,在人体则泛指视、听、嗅、言、动之类的本能。黄书婷等^[15]以《礼记正义》“附形之灵为魄,附气之神为魂。附形之灵者,谓初生之时,耳目心识,手足运动,啼呼为声,此则魄之灵也。附气之神者,谓精神性识,渐有所知,此则附气之神也”为据,认为“魂是比神更基础的本体意识,魄则是与生俱来的、形体本能的感知、运动能力”。安冬等^[16]还认为如新生儿的啼哭、吮吸等非条件反射性动作和四肢运动、耳听、目视、肌肤触觉、冷热痛痒等感知觉及记忆等,也属于魄的作用表现。

1.1.2 “阴魄主降” 《说文解字》曰:“魄,阴神也。”苗冲等^[12]从三个方面详尽论述了“‘魄’的阴阳属性是属阴,确切地讲应为阳中之阴”。《灵枢·本神》^[17]曰:“天之在我者德也,地之在我者气也。德流气薄而生者也,故生之来谓之精,两精相搏谓之神。随神往来者谓之魂,并精而出入者谓之魄。”黄元御《四圣心源·精神化生》^[18]636解释道:“盖阳气方升,未能化神,先化其魂,阳气全升,则魂变而为神。魂者,神之初气,故随神而往来。阴气方降,未能生精,先生其魄,阴气全降,则魄变而为精。魄者,精之始基,故并精而出入也。”又《四圣心源·气血》^[18]658云:“气,阳也,而含阴魄,是以清凉而降敛;血,阴也,而吐阳魂,是以温暖而升发。及其魂升而神化,则又降而为气,魄降而精生,则又升而为血。”确立了“魂升化神,魄降生精”的意志类圆运动(如图1所示),明确了“阴魄主降”的功能对应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地区项目(No.18XMZ031)

▲通信作者 梁永林,男,医学博士,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医基础理论教学与研究工。E-mail: 875532437@qq.com

•作者单位 1.甘肃省酒泉市中医医院(甘肃 酒泉 735000);2.南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河南 南阳 473000);3.甘肃中医药大学(甘肃 兰州 730000)

与“治宜清凉”的方药法则。也就是说肺所藏“阴魄”需要依赖于肺阴的敛、养和肺气的降、藏才能进一步“化精、化神”而表现其正常的功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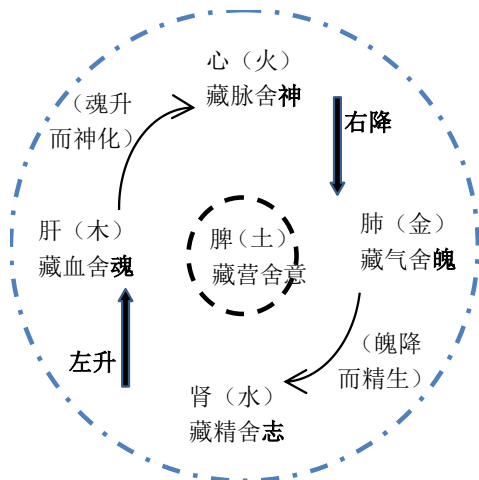


图1 黄元御五脏所藏之“圆运动”

1.1.3 “体魄”与“气魄” “魄”为“阴神”，故可以“魄”代“阴”：相对而言，人之气为阳，形体为阴，故有“人之精气曰魂，形体曰之魄”（《太平御览》）之谓，也就有了“体魄”一词。“肺-宗气-魄”三位一体功能系统是本文拟解读百合病的密钥，肺之宗气“卫外”的部分就是卫气，由之表现出来“形与神合”的状态就是“气魄”。这两个词与肺藏之“魄”有一定关系，但需区别对待，这里仅稍作说明，不再赘述。

1.2 “肺-宗气-魄”是三位一体的功能系统

1.2.1 “肺藏魄”乃经旨与宗气息息相关 《素问·宣明五气》^[194]曰：“五脏所藏：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肾藏志，是谓五脏所藏。”《素问·六节藏象论》^[1916]曰：“肺者，气之本，魄之处也。”《灵枢·九针论》^[17119]曰：“五藏，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肾藏精志也。”皆明言“肺藏魄”，此乃经旨。

又《灵枢·本神》^[1720]曰：“肺藏气，气舍魄。”《素问·六节藏象论》^[1916]曰：“肺者，气之本，魄之处也。”由此可见《黄帝内经》时代已经明确建立了“肺-气-魄”关系，体现的就是中医“形-气-神”的整体思维^[16]。肺为华盖之脏，主气司呼吸，《灵枢·动输》^[1790]谓：“胃为五脏六腑之海，其清气上注于肺，肺气从太阴而行之，其行也，以息往来，故人一呼，脉再动，一吸脉亦再动，呼吸不已，故动而不止。”宗气亦主呼吸，《灵枢·邪客》^[17100]谓：“宗气积于胸中，出于喉咙，以贯心脉，而行呼吸焉。”肺与宗气关系密切（如图2示），《素问·平人气象论》^[1928]曰：“胃之大络，名曰虚里，贯膈络肺，出于左乳下，其动应衣，脉宗气也。”施丽娟等^[20]也认为“肺

藏气，气舍魄，肺主一身之气，若肺气充沛，则宗气旺盛，气机条畅，辅心行血，精神调畅；反之，肺气虚，可导致心血运行不畅，神失统摄，出现精神异常”。以上均可明确“肺-宗气-魄”是形、气、神三位一体的功能系统，“肺藏魄”乃经旨，与宗气息息相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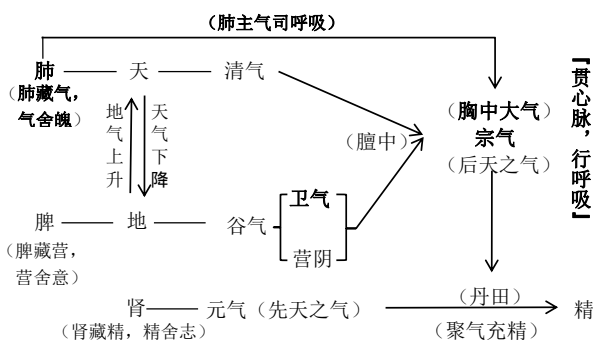


图2 肺主“一身之气”化生与主要脏腑关联简图

1.2.2 “肺藏魄”的病理状态与宗气息息相关 有人^[21]认为“古籍中，很难找到有关肺藏魄的生理，或者肺不藏魄的病理依据。临床上，魄的损伤对于肺的生理功能的影响，很难找到实际的例子；也很难找到肺的功能受损，对魄的运动感觉功能产生影响的情况。生理功能上，肺与魄不是直接的联系。”这是没有从《黄帝内经》中充分认识到“肺-宗气-魄”的功能系统，没有很好地将“肺藏魄”的病理状态与宗气关联起来而产生的错误看法。

重温经旨，《灵枢·大惑论》^[17121]“目者，五脏六腑之精也，营卫魂魄之所常营也，神气之所生也，故神劳则魂魄散，志意乱”以及《灵枢·淫邪发梦》^[1768]“正邪从外袭内，而未有定舍，反淫于藏，不得定处，与营卫俱行，而与魂魄飞扬，使人卧不得安而喜梦”就是关于五脏藏神病理状态的论述。而从《灵枢·本神》^[1720]“肺喜乐无极而伤魄，魄伤则狂，狂者意不存人”以及《灵枢·天年》^[1783]“八十岁，肺气衰，魄离，故言善误”就可以挖掘出“肺藏魄”的病理依据：喜乐属心火，火太过则克金，心火烁肺阴而“伤魄”致发狂；肺气衰则“魄离”而言善误。可以看出，肺阴、肺气的不及会使“魄伤”而导致机体相关本能出现紊乱发生疾病。究其根本就是肺阴受伤不能敛、养，肺气虚损不能降、藏，而使“阴魄”所主功能异常；而肺阴、肺气皆是宗气（胸中大气、后天之气）的范畴，所以“肺藏魄”的病理状态与宗气息息相关。

2 从“肺-宗气-魄”功能系统论述“百合病”

2.1 “百合病”条文详解以明病机 (1)“百合病者，

百脉一宗,悉致其病也。”该病以“百合”命名,取“百脉一宗”之象,指出病本在“宗”;“宗”有聚众、朝宗的意思,“百脉一宗”与“肺朝百脉”互词,百脉聚于胸中,百脉之气由“肺-宗气-魄”功能系统所主司,该形气神系统功能异常就可能导致“百合病”。

(2)“意欲食,复不能食,常默默,欲卧不能卧,欲行不能行,饮食或有美时,或有不用闻食臭时。”病理状态的症候基本上都是机体本能(视、听、嗅、言、动等)出现紊乱,都是“阴魄”功能层面的异常。如果责于形、气层面:肺气(天气)不降则脾气(地气)不升、不得运化,肺气不降则大肠、胃之浊气不得通降,运化、通降失司则虽欲食而不能纳受;“肺-宗气”贯心脉、行呼吸、布津洒陈功能失司,宗气郁滞胸中而不行,气机郁滞则“常默默”,气滞津停而支则欲卧不能卧,气血营阴不达四肢故欲行不能行;又依《灵枢·脉度》^[1740]“故肺气通于鼻,肺和则鼻能知臭香也”与《灵枢·邪气藏府病形》^[1710]“其宗气上出于鼻而为臭”,“肺-宗气”功能失司则或有美食鼻亦不能嗅香。其中“欲卧不能卧”也可能是多梦所致,正如张心梅等^[22]所谓“若魄失所养,魄无所附,就会出现失眠、噩梦等症”,但总不离“肺-宗气-魄”系统功能失司。

(3)“如寒无寒,如热无热,口苦,小便赤。”寒热是气血阴阳相对偏盛偏衰所致,寒、热的似有似无是因为该系统气血阴阳处于一个偏虚的病态平衡。肺阴不足欲“如热”,宗气(阳)不足又热不起来;宗气(阳)不足欲“如寒”,肺阴不足又寒不起来。“肺-宗气-魄”系统整体处于偏虚的病态平衡,肺金无以制肝木,“肝气热,则胆泄口苦”(《素问·痿论》^[1970]),宗气郁滞胸中而不行,化火上炎亦口苦。“阴魄”不降,金不生水,则小便短赤。

(4)“诸药不能治,得药则剧吐利。”诸药不能治为药不得法,失治、误治或过汗、过吐、过利,打破了“肺-宗气-魄”系统原有的处于偏虚的病态平衡,导致气机逆乱,则“剧吐利”。

(5)“如有神灵者,身形如和,其脉微数。”肺阴受伤不能敛、养,肺气虚损不能降、藏,“阴魄”不降、不藏则为“魄不和”“魄离”,故如见神灵;“肺-宗气-魄”系统整体处于偏虚的病态平衡,则“身形如和,其脉微数”。至于文后“几日向愈”的预见应都是概数,取决于肺阴、宗气伤损的程度,可以以溺(阴泄)、头痛(阳浮)的细节症状来予以把握。

2.2 “百合病”方药探究以澄理法 综上论述可知,“百合病”诸症状皆属于“阴魄”范畴(机体本能出现紊

乱),整体上由于“肺-宗气-魄”系统功能失司,其病机核心在于肺阴受伤不能敛、养,肺气虚损不能降、藏,而致“阴魄不降”,所以治疗时应当取性平、偏凉润而又可益气之药来益宗气、养肺阴、清虚热而定“阴魄”。纵观“百合病”下设诸方(见表1示),除栝楼牡蛎散外均以百合为主药。

表1 “百合病”随证治之诸方选药比较^[1]

序号	随“证”	方	药物
1	发汗后者	百合知母汤	百合(七枚)、知母
2	下之后者	滑石代赭汤	百合(七枚)、滑石、代赭石
3	吐之后者	百合鸡子汤	百合(七枚)、鸡子黄
4	不经吐下发汗	百合地黄汤	百合(七枚)、生地黄汁
5	变成渴者	百合洗方	百合(一升)
6	渴不差者	栝楼牡蛎散	栝楼根、牡蛎
7	变发热者	百合滑石散	百合(一两)、滑石

百合为百合科植物卷丹、百合或细叶百合的干燥肉质鳞叶,《中国药典》明确其味甘、性寒,归心、肺经,功能养阴润肺、清心安神^[23]。《神农本草经》则谓其“味甘,平,主邪气腹胀,心痛,利大小便,补中益气”,《名医别录》注疏其“主除浮肿,臃胀,痞满,寒热,通身疼痛,及乳难喉痹肿,止涕泪”^{[24]118}。邹澍^[25]谓“惟于通利中能补中益气,方足为百合,而其用可明也”,又“夫百合之根,味甘色白,是土金合德也”,最得《本经》之义。

整体上可以把握百合药性属于甘平偏凉,其功用以益气、清金、通利、定魄为主,药象、性味及功用皆与“肺-宗气-魄”功能系统存在一致性。①百合色白与西方肺金同属,甘平可补中益气、培土生金,补脾益肺气即补宗气之不足,即为平补宗气之品。②肺气得补主降,则可恢复宣发肃降、通调水道、主治节之功用,有助于通利大小便,即为肃降通利之品。③偏凉之性则即可清金,加其肉质鳞叶肥润多汁,又可补肺脾之阴,即为清金润燥之品。④百合之花入暮则闭颇具收敛之象,加之肺阴、宗气得复,“阴魄”受肺阴的敛、养和肺气的降、藏方能进一步“化精、化神”,即为安神定魄之品。一言以蔽之,百合恰可使“肺-宗气-魄”功能系统“清畅冲虚”(“清则调畅……畅则冲虚……”^{[18]658})而“和”。

依表1可以将所列七证大概分为三类:其一为经吐、下、发汗者(1~3);其二为未经吐、下、发汗者(4);其三为持续以某个症状明显者(5~7)。详细推测之,“病形如初”是1~4条共有的特征,不然经吐、下、发汗

而症状改变,必然不再以百合为主药;5~7条也必然是在“病形如初”的基础上稍有突出的症状;至于“随证治之”诸方,亦皆不离“补肺阴、益宗气、降阴魄”之理法。

“发汗后”,肺阴受伤进一步加重,宗气应汗而上浮不降,“阴魄不降”的病机还在,“如有发热”的症状会相对明显,故合以同科中药知母,系苦寒甘润之品,且能“下水,补不足”^{[24]101},足以加强百合“清畅冲虚”的功用,且能清降虚热而针对突出症状。

“下之后”,津液进一步损伤,“如有发热”“小便赤”(短赤不利)的症状会相对明显,故合用滑石,系甘寒之品可“主治身热、利小便、益精气”^{[24]7};下之则中上之气(宗气)不足而不得通降,肺胃虚则逆上,故合以代赭石苦寒重镇之品以降逆,津亏不济阴血,又可取代赭石“养血气,除五藏血脉中热”^{[24]173}。

“吐之后”,中上之气(宗气)空虚,且中土脾胃之阴液大伤而燥,亦子盗母气变为“燥土消其心液也”^{[18]618},不仅“魄离”且心神亦不安宁,取鸡子黄“可作琥珀神物”^{[24]69}之品(功用可参考《神农本草经》琥珀“主安五脏,定魂魄,杀精魅邪鬼,消瘀血,通五淋”^{[24]15}),乃“有情之物”可补火土之脏阴,又可助百合除虚热、凉血、利小便。

“不经吐下发汗”而“病形如初”者,说明肺阴虚、宗气不足、“阴魄不降”之时日已久,则不能生精化血(见图1),当防“母病及子”之传变,故需合可“填骨髓、长肌肉”“补五脏内伤不足”的甘寒之品地黄一味以生化精血,又可助百合除虚热、凉血。百合外洗乃以凉皮毛而润肺阴之法,故可解渴,“食煮饼”以益中上之气(宗气),“勿以盐豉”实恐“盐走血”;“渴不瘥”者则需栝楼根苦寒清润生津之品且能“补虚、安中”^{[24]102}而除热止渴,牡蛎“主除留热在关节荣卫”亦能止渴。“变为发热”者,仍合用滑石甘寒之品以“主治身热、利小便、益精气”^{[24]7}。可见“随证治之”者皆是在“病形如初”的基础上对症选药,而诸药的性味功效当参阅《神农本草经》更为贴近。

3 小结

本文通过运用“肺-宗气-魄”三位一体功能系统对“百合病”的条文、方药展开解读;可以明确“百合病”病机核心在于“肺阴受伤不能敛、养,宗气虚损不能降、藏,最终导致‘阴魄不降’表现机体本能紊乱而为病”。治疗时选取性味甘平偏凉而又可补中益气的百合为主药来益宗气、养肺阴、清虚热而达到定“阴魄”之目的。若经“吐、下、发汗”或自然传变而又“病

形如初”则可以针对“虚热”、吐逆、小便以及血分相关等症而对症下药,从而体现“随证治之”的理法。

参考文献

- [1]张仲景.金匱要略[M].傅景华,主编.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1997:7-9.
- [2]周湘乐,王海兰,谭 婷,等.百合病因机证治浅析[J].湖南中医杂志,2018,34(6):138-139.
- [3]李亚兄,郭 维,孙 琪.百合病探析[J].吉林中医药,2015,35(10):988-991.
- [4]史莎莎,周永学.《金匱要略》百合病病名及治疗方法分析[J].中医临床研究,2019,11(2):9-11.
- [5]何 易,马晓峰.“百合病”与“小柴胡汤证”异同辨析[J].实用中医内科杂志,2015,29(7):53-55.
- [6]梁远征,陈大权.妇人脏躁与百合病异病同治案[J].光明中医,2016,31(24):3659-3661.
- [7]贾海忠.“脏躁、百合病、如狂”的现代解读[C]//中华中医药学会,大韩韩医师协会.第十七届中韩中医药学术研讨会暨第二届国际中西医结合汇通论坛论文集.兰州:中华中医药学会,2013:12-17.
- [8]刘海畔,张 桐,李 明.仲景百合病之我见[J].河南中医,2015,35(4):667-668.
- [9]胡希恕.胡希恕金匱要略讲座[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8:53-65.
- [10]连建伟.连建伟金匱要略方论讲稿[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8:57-66.
- [11]冯馭臣.余热犯胃、胃气不和是百合病的病因病机[J].中医学报,2019,34(12):2534-2537.
- [12]苗 冲,万健民.《内经》之“并精而出入者谓之魄”新解[J].中国当代医药,2015,22(7):141-143.
- [13]唐容川.唐容川医学全书[M].太原: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16:135-136.
- [14]李今庸.李今庸金匱要略讲稿[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8:45-51.
- [15]黄书婷,杨传华.浅析《黄帝内经》所述之“魄”[J].山东中医药大学学报,2015,39(2):152-155.
- [16]安 冬,李 璐,李 萍,等.从形、气、神谈中医学的肺[J].甘肃中医药大学学报,2019,36(6):21-23.
- [17]傅景华.黄帝内经灵枢[M].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1997.
- [18]黄元御.黄元御医学全书[M].太原: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
- [19]傅景华.黄帝内经素问[M].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1997.
- [20]施丽娟,梁永林,吴红彦.从形气神论中医五脏[J].中医研究,2020,33(7):1-3.
- [21]李思墨,于 森,王浩田,等.魄理论探讨[J].中医药学报,2021,49(2):1-3.
- [22]张心梅,章文春.基于形气神三位一体生命观探讨不寐机制[J].中华中医药杂志,2022,37(1):181-184.
- [23]国家药典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一部[S].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20:137-138.
- [24]陶弘景.名医别录(辑校本)[M].尚志钧,辑校.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3.
- [25]邹 澍.本经疏证[M].陆 拯,姜建国,校点.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3:180-182.

(收稿日期:2022-08-27)

(本文编辑:黄明愉)